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本体论思考

谢维和 | 最后更新: 2004-5-4

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本体论思考

谢维和

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本体论思考,其目的在于对构成目前青年研究及青年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青年存在的规定性进行质疑与分析,并力求由这一层面入手,探讨当前改革开放中青年研究及青年工作的新走向。

问题的提出是这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与青年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新时期青年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因为青年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并陷入某种窘境。青年人自主心理迅速发育,差异日益扩大,以往的教育方式受到不断增强的抵触,时代的要求,实际工作的挫折,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思路。为此,文化研究、代际理论、差异分析、心理咨询等新的研究方式不断出现。为青年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娱乐场所,开展自娱、自我教育等新的工作方法也层出不穷。尽管它们为青年研究及工作展示了新的视野,但问题依然存在。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正是这一疑虑使笔者的目光投向了青年存在的本体论规定。

综观通常的青年研究,以及广泛开展的青年工作,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不难看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或直接、或间接、或明确、或潜在地把青年作为一种“边际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换言之,把青年看成是一种既非儿童,又有别于成人,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群体。青春期被当作从童年走向成年的过渡阶段,是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总之,青年的本体存在具有一种极不稳定的,处于漂流状的“边际”状态。对此,有位青年研究的学者这样说:“他们虽然在体格上已经长大成人,但在社会地位上却仍然被视为不成熟的儿童或准成人。这种不着边际的社会特性使青年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国外的青年问题专家,《青年问题与青年》的作者F·马赫列尔在“本体论问题:青年人的本质”一节中以“目的性取向和社会一时间的二重性”规定青年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以这种假设为理论内核。其他类似的文章和说法都大同小异。显然,正是在这种本体论规定的基础

上，构成了一系列青年研究的课题，如青年作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群体、与老一代人不同的新生代等等，并由此产生了开展青年工作的各种基本方式和模型。

这样的本体论规定是合理的吗？现实生活中青年工作的屡屡失效和种种困境，使我们不能不在完善青年工作“技术性方面”的同时，对这种本体论规定进行质疑。

显然，青年的“边际人”的本体论规定是相对于社会中成年人的“核心人”规定而言的。换言之，相对于成人的“成熟”，青年人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可以归为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思想观念，包括价值观，道德观，政治信念和人生观上的不成熟；其二，他们在作为一定的社会角色上的不成熟，包括职业训练、知识准备、社会阅历等。然而，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论据在现代社会，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都很难说明青年“边际人”的本体论规定。

首先，将青年视为“边际人”的理论依据之一是认为青年尚处在思想观念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他们需要向成人社会学习和领受一定的价值取向、是非标准、道德规范，以及适当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这无疑已经预先假定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第一，社会上已经存在一整套既定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也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样，青年可以毫无疑问地去学习和接受，并内化成自己的信念。第二，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已经掌握了这些既定观点、标准和规范的人，即具有正常心态和理性化了的成人社会群体。他们对此有比较稳定信念，并付诸于自己的实际行动，由此构成有力的主导文化，成为青年社会化地楷模。而青年在这方面的社会化过程，也正是通过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十分具体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既定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或者得到人们的重新解释而不断获得新的内涵。所以有人把现今某些青年称之为“失落的”、“迷惘的一代”，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正是他们在根基上失去了维系自己心灵的精神支柱，找不到确定的目标。同时，即使是成人社会，不是也有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失去了自己在价值、人生等方面已有的精神寄托，在叹息今不如昔吗！他们有的也自觉不自觉地否定原有的观念的整合。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在今天仍然把青年视为“边际人”，把青年文化当作一种边缘文化的说法和规定失去了它的确定性意义和必要的参照系。因为，所谓的“边际人”、“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和“主导”而言的。我们赋予青年边际地位的那种不稳定性、漂泊性，也恰恰是相对于成人社会群体或主导文化的稳定性而言的。如今，成人社会和主导文化本身也存在一种变动的“边际”状态，我们又怎么能够以此作为参照系规定青年的本体存在呢？换言之，在整体社会都处于某种“边际”状态时，我们便无法以“边际性”标志和界定青年特殊的本体存在。

其次，将青年视为“边际人”的另一种理由是，青年的社会化不仅指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有他们社会角色的学习和准备，包括职业训练、知识储备等等。诚然，年轻人在职业、社会角色、知识，乃至于社会阅历和婚姻方面，确实处于一种相对的准备阶段。他们需要学习，锻炼，选择，并准备承受各种挫折。他们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也许很难完全适用；他们的理想色彩或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会暗淡失色。但是，我认为，职业的训练，社会角色的培养，包括知识和阅历的准备等因素，并不能完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处于“边际”地位的标准，它们不构成一个人的本质规定。在现代社会中，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因素，在人的本质规定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退一步说，如果承认它们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那么，终身社会化问题的提出也照样否定了由此规定青年“边际性”的参照系。因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时代，知识的激增与更新以更高的频率在发展着。由此也带来了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职业分工的日趋分化和复杂。如果说，在过去某项理论、技术还能够“各领风骚”数十年、数百年，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新技术的更替将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职业的不断训练，新知识的继续学习，社会角色的时常变换，也常常是令成年人烦恼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以此规定青年人的“边际性”呢？当然，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一种文化形态，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其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方面，较之过去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它本身确实具有许多不稳定性，具有各种发展的取向和可能。这种性质在以往的常态发展时期的社会中，如对于稳定的观念系统和成人社会，的确可以归结为一种“边际性”。实际上，我们今天对青年这一本体性规定也正是过去的沿袭。但是在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更新的改革开放的社会非常态发展时期，由于整个社会都具有一种相对的不稳定性，或者边际性，那么，由此来规定青年及其文化形式便失去了意义。毋宁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都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具有更多的发展取向和可能。所以，我们对青年“边际人”的本体性规定的否定，并非从青年本身出发，而是从对青年做出规定的参照系出发而言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博士在《代沟》一书中才提出了互象征文化的现象，提出了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等，使每一代人都将经历技术不同的世界，并产生极大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课题。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理论上是否用“边际性”规定青年的本体存在，而是当人们以这种本体规定作为青年研究和工作的根据时，便形成了一系列弊病。显然，当我们以这种本体规定为依据去设计我们研究和工作的思路时，其结果必然是在差不多具有同样心态的成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构成教育者被教育者之间的某种倾斜。这种倾斜则必然导致青年人的不满，而出现一系列抵触的心理和行为。试想之，某人穿着满是污垢的衣服指责其他人不讲卫生，或五官不正的人耻笑他人长得难看，其效果又会如何呢？所以，这人为的倾斜的工作方式只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青年与社会的距离与对立。这方面，居高临下的轻视和慢待，或者抱在怀里的恩宠和娇惯，其结果都只能是一样。其实，当前有些青年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是反映了他们对其不公平社会地位的心态。同样，我们在青年研究和工作中的一些改进和改革，也是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对青年“边际性”本体规定的否定。例如，强调让青年人在社会工作和活动中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在教育过程中把青年作为主体，而不是单纯的客体与对象；主张青年的自我教育等等，都说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在对青年做出新的本体规定。

历时性的比较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什么在过去人们行之有效研究方法、教育方式、工作经验，在今天却显得如此一筹莫展、毫无结果，甚至产生负效应呢？是如今的青年更“调皮”、“不听话”吗？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听话”呢？是社会发展而使得以往的方式不适应吗？应该说，今天的教育手段、工具和条件较之过去，有了不容否定的改善和健全。能把这种现象归之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的必然……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能是我们的观念和思想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仍然用过去对青年的那种“边际人”的本体规定指导今天的青年工作。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青年“边际人”本体规定的否定，只是就其与所谓成人社会的稳定、核心地位的比较而言，它并不否定青年人与成年人的差异，并不抹杀青年的本身具有的鲜明的群体个性和亚

文化特征。这也恰恰是国内外，东西方学者和青年工作者所探讨的中心课题。笔者对此尚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提不出多少积极的建设性意见，但如果就青年与成年人对动荡变化着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的没关系来看，我觉得便可由此探讨两者的差异。就青年人而言，他们是带着一种相对空白的心理去看待、评价、选择变革中的社会意识，而成年人却是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荷面对社会意识的变化；就青年人而言，由于他们没有包袱，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各种观念、规范和行为进行一种横向的比较，并善于以来与理想作为参照系，而成年人却受以往所认同的意识和观念的巨大惯性推动，习惯对新的观念、行为作纵向比较，并常常与过去作比照，即以自己已经内化了的信念作参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态度，以及彼此间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主导地位与边缘地位的差异，也不是成熟与幼稚的区别，而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不断更新的规范面前的不同态度的差别。也正因为如此，两代人双方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和要求，才有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的必要，也才有彼此间对话、交流的基础。在这里，不应该倾斜，有的只应是在寻求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中的共同探讨，彼此切磋；在这里，不应该有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应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这里，不应该有主次的区别，应该是大家在一起对社会、对未来承担责任，并彼此对自己和对方承担责任。

顺便说一句，近来不少探讨、研究青年本质及青年文化特点的文章常常把青年描述成一种“不安分”的群体，称他们喜欢离经叛道，表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反抗，一种对规则的象征性的破坏，等等。我认为，这同样与对青年“边缘人”的本体规定有关。由于我们的社会仅仅将青年看作非正式的社会成员，看作是准成人，而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当然是无形地助长了青年人不负责的反社会行为。因此，否定青年“边缘人”的本体规定，意味着给予青年相应的社会责任，包括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他人的责任，使权利与义务在青年的主体身份中得到统一。

对中国当代青年的本体论思考，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它既是对现实青年状况的反思，也对青年未来的瞻望。它涉及一系列基本方法和范畴的界定，属于元学科式的研究。因此，本文仅仅是从一定角度所作的初步尝试。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1990年第2期）

谢维和：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长征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